

大因 著

大光的 烦心事

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

ISBN 978-7-5642-2702-9



9 787564 227029 >

定价：38.00元

大光的心事

大圀
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大光的烦心事/大团著. —上海: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, 2017. 5

ISBN 978-7-5642-2702-9/F • 2702

I. ①大… II. ①大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75591 号

责任编辑 朱静怡

封面设计 张克瑶

DAGUANG DE FANXINSHI

大光的烦心事

作 者: 大团 著

出版发行: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

地 址: 上海市中山北一路 369 号 (邮编 200083)

网 址: <http://www.sufep.com>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上海宝山译文印刷厂

装 订: 上海松杨装订厂

开 本: 890mm×1240mm 1/32

印 张: 8

字 数: 136 千字

版 次: 2017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38.00 元

第一章 垂绥饮清露

午后，太阳躲进了厚厚的云层，青草湖湖面掠过阵阵微风，天空灰蒙蒙的，好像要下雨的样子。

莫大光肩背着沉甸甸的行李，来到了一个紧挨着青草湖北侧的一家小小的院落，这里是他的家。

二十年的光阴，一眨眼便过去了。房还是那间房，两开间小平房，东头外搭一间陂栅屋。西开间是卧房，东开间是灶间，陂栅屋是放置柴火和农具等杂物用的。

莫大光走进院的时候，惊动了几只院里觅食的鸡，鸡儿们

“咕咕”的叫声惊醒了正在竹躺椅上打瞌睡的大光妈。老人家一骨碌下了地：

“大光，你回来啦！是大光吗？”老人家三步并作两步双手搭向半门上沿，抬眼望外，没错，宝贝儿子回来了。

莫大光大步流星，双手紧紧捏住妈搭在半门上的手：“妈！是我，我回来了，我再也不走了，妈。”

大光妈急忙将半门打开，搀扶着儿子走进灶间，她的动作迟钝但十分自然，在她眼里，比她高出整整一个脑袋的儿子，仍然是只有灶面高的小时候的光光。

莫大光赶忙撂下行李，转身扶住母亲的双臂让她坐在旁边长条凳上。大光妈透过老花眼镜厚厚的镜片，忽觉得眼前一亮，她抬头痴痴地望着高大帅气的儿子，那白皙的脸，方方正正的，棱角分明，像她。俗话说，男像妈福气大。儿子是她的杰作，是她亲自雕琢的最精美的艺术品，她想时时能让儿子在眼前晃悠，就像自己能把玩着心中喜爱的艺术精品，在人前夸耀着：“这是我的儿子，他叫莫大光。”

和每一位母亲一样，母亲最关心儿女的事是儿女的饥饱 and 冷暖，让自己的儿女吃饱穿暖是世界上所有母亲的头等大事。大光



插画：查惠子

妈自然也不例外：“大光，妈给你煮水潜蛋吃，这是你最喜欢的，头生鸡蛋，养人，好吃。”

“好嘞！我来烧火。”莫大光迅速钻进灶门间，一屁股坐在了那矮矮的树墩上，取出火柴，熟练地点燃柴火，将第一把柴火塞进了灶膛。火光照亮了他的身子，偌大的身躯佝偻着，本就狭窄的空间更显得有些拥挤。

缕缕炊烟从伸出屋面的烟囱管里升起，向屋后竹林子飘去。

雾气笼罩在青草湖湖面，轻风吹送，潮腻腻的空气拂面而来。湖堤上行人稀少，偶尔有人赶着牛羊从堤岸上经过，绕着牛、羊和人之间蹿来奔去的狗不时发出几声吠叫，引来牛们和羊们零零散散低沉的共鸣。

湖面飘来一叶轻舟，起先模模糊糊，慢慢地开始清晰起来，这是一艘木制的小渔船，专供农家农闲时在小湖泊里抓些鱼虾，必要时也可以当渡船运人、运货使用。

小船漂移，在平静的湖面上划出一道水线。摇橹人是一位敦实的汉子，上穿一件蓝色短袖对襟衬衫，下穿一条黑色齐膝短裤，脸色黝黑，双目有神，两道眉毛向两边撇直，脸颊肌肉结实，煞

有几分英气。再瞅那两条粗壮的大腿，顶着那浑圆的屁股蛋，膝下小腿稍瘦，膀宽腰细，个头稍矮，委实是一位举重运动员的料子。他左手紧握橹柄，右手系住缆绳，一拉一推之间，显得异常轻盈，小船儿在他摆布之下“滋滋”向前，直向岸边驰来。

这位庄稼汉不是别人，是莫大光的姐夫，家住青草湖南岸孙家湾村的孙石泉。他知道今日小舅子从外省返回家乡，而且是调回老家工作，这是他老岳母十几年来最大的心愿，也是他和老婆、女儿一直盼望着的事。自然，船头上盘腿坐着的两个女人，一个是他自称给他带来帮夫运的老婆——孙家湾村的一号美女媳妇莫桂兰，另一个是孙家湾村的第一位本科毕业的女大学生——他的女儿孙胜男。

胜男两眼一直盯着远方，那是她外婆的家。两间小瓦房，外加一间陂棚屋，房后是一大片竹林，竹林后面是山，她曾和外婆一起度过自己幼年的好几个春秋。这里的山山水水在她脑海里留下了许多美好的记忆。如今，她最爱唱那首《外婆的澎湖湾》，尽管这儿没有海边的沙滩，但有竹子和青山，外婆也没有歌中那么老，在胜男心中，外婆就像现在依偎在自己身边的妈，还那么风姿绰约。

胜男自从上学以后，来外婆家少了，只是每年寒暑假来陪外婆住几天。小时候做过舅舅的跟屁虫，打从舅舅去县城读中学起，就很少和舅舅一起玩。尤其是舅舅高中毕业以后的二十年，她只和舅舅见过几次面。她起先不知道舅舅为什么不大回家，她问过外婆，外婆说是到很远地方的工厂做工去了；她问过父母，父母说是到外地工作去了。

后来，胜男读高中了，她妈才告诉她关于舅舅的故事。

舅舅的故事说来话长，得从他高中将毕业时说起。那一年，舅舅十八岁，暗恋上了同班的女生，她叫卜小玲。卜小玲是班上的文娱委员，歌唱、舞蹈、朗诵样样在行，还会弹一手好听的古筝。花季女生，模样窈窕，又是县重点高中的学生，学习成绩自然也非常优异，如此才貌双全的姑娘，定会是小伙子们心中的最爱。她是校学生会的文娱部长，胜男她舅舅莫大光也不赖，是班长，又是校学生会主席。暗恋卜小玲的男生不会少，暗恋莫大光的女生估计也有。他俩怎么对上眼，从地下转到地上，又怎么会受到众人注目，被班主任老师不指名地批评，无奈之下卜小玲因此跳楼身亡，莫大光因此远走他乡去了东部的省份，其中的故事家人一直守口如瓶。

胜男如今在县一中任教英语，这所学校便是她舅舅读高中的学校。二十年过去，莫大光和卜小玲的故事在学校里鲜有人提起。她刚分配到县一中任教时，在庆祝教师节的座谈会上，一位老教师谈起二十年前卜小玲因早恋而跳楼的事，不过她没有提莫大光和卜小玲的名字，只是希望青年教师们做好学生思想工作，把握好感情问题，防止高中生早恋，使他们健康成长。胜男心知肚明，老教师说的便是她舅舅的事。

可以想象，卜小玲跳楼事件在当时引起的风波肯定不小，造成学校的压力定然很大，要不，二十年过去了，还有老教师把它当作例子来教育青年教师们。

孙胜男现在是高中教师了，从年龄上讲也是到了恋爱婚嫁的年龄了。舅舅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，让她很想摸清底细，这或许是她的一种好奇心。舅舅调回老家工作前在祖国一个东部省教育厅任教育处长，是一位正处级干部，应该说，和舅舅聊聊他二十年前的风流轶事会蛮有趣味的。

孙胜男遐想联篇，两眼死死盯着外婆家的方向。

“妈，舅舅已经回到家了！”胜男大声说。

“你怎么知道，一惊一乍的。”桂兰说。

“你瞧，外婆家烟囱冒着烟哩！现在几点？下午一点半烟囱冒烟，说明舅舅回来了。”

孙石泉说：“没错，大光回来了。”他加紧摇橹，小船“滋滋”地跑得更欢了，一家三口又说又笑一路向莫家湾村方向而去。

孙胜男第一个冲进外婆家，外婆正在往碗里捞水溲蛋，热气腾腾的一大碗，一共有六只。

“外婆，舅舅，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哟！我最喜欢吃水溲蛋，我也来两只。”孙胜男急吼吼地从外婆手里端过大碗，一副喜形于色的样子。

“小强盗，你要抢呀，你舅舅还饿着肚子呢。你想吃，让你妈给你煮去。”

“呦呦呦，妈，你瞧，外婆又重男轻女了。”孙胜男俏皮地拉着舅舅的手，“舅舅，外婆的宝贝，赶紧吃蛋去，饿坏了肚子我们可承受不起。我烧火，妈，你拿鸡蛋去，还是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好。”孙胜男假装去灶门口点火，莫桂兰朝女儿瞥了一眼，笑笑说：

“胜男，你捣什么乱呀，刚才还说肚子胀得慌，现在和舅舅

争水潜蛋吃，羞不羞？”

“羞什么！我又不是对舅舅说的，我是气外婆。我小时候，外婆常常给舅舅煮水潜蛋吃，我馋得流口水，向外婆要，外婆说什么？她说‘女孩子家家，吃什么水潜蛋呀，长大了还怕生不出蛋来？’这算什么话呀？”

胜男的话，引得全家人哄堂大笑。

孙石泉是个实在人，他不屑听女儿调侃，一个人悄悄地溜出屋寻找活计去了。

要说胜男她外婆重男轻女的言行，随便捡捡就可装一箩筐。今天胜男讲的水潜蛋的故事是确凿的，一点也没有冤枉老太太。可以这么说，外婆家母鸡生的蛋，百分之八九十都是给男人们吃的，其中包括胜男她已经死去的外公，也包括他爸孙石泉，当然，胜男记忆中吃得最多的是她舅舅莫大光。孙胜男是有感而发，内心并没有对外婆有什么不满。这些相对闭塞的山区，男人的地位之高是不言而喻的，女人常常处在从属的位置上，她们习惯了这一切，有时候自己都看不起自己，连受过高等教育的孙胜男也不例外。今天在外婆面前的调侃和发泄，只是一种因舅舅调回老家工作感到的高兴，一种撒娇的取乐，全家人都理解她的意思。外

婆从内心深处也是喜欢这个聪明伶俐的外甥女的，要不她怎么会让胜男在自己身边住了整整好几个年头，每天晚上都要搂着她才能安然入睡呢？

老太太对外甥女是喜欢的，但是，有时候不由自主地会讲出一些重男轻女的话。“养外孙不如养畜牲”便是她经常会从嘴边溜出来的难听话。老太太的意思是当自己老了的时候，能依靠的只有自己的儿子和孙子，至于外姓人的外孙子和外孙女是靠不着的，疼他们也是白疼。按她的逻辑，她希望自己的女儿桂兰再添一个儿子。为了成全女儿和女婿，她主动将外孙女揽在身边，这样方便女儿和女婿多做些要紧的事。可惜的是，几年过去了，一点动静也没有。老太太不得其解：壮得像头牛似的女婿，水灵水灵的女儿，怎么一点作为也没有！莫家湾村里的那些病病歪歪、精瘦精瘦的邻居女人像母鸡下蛋似地，一下就一个，一下又一个，都成窝了。

老太太常常叹息，女儿女婿命运不济，没有传宗接代的命。她悄悄地去村头小庙里拜过菩萨烧过香，可是菩萨没有显灵。老太太怎么也想不到，不是菩萨不灵，而是女儿和女婿联合起来不配合她老人家，她磕破头也没有用。

重男轻女是这儿人们的一般状况，并不是百分之百的人都那样，孙石泉和莫桂兰是另类，两个另类组合在一起，便擦出了另类的火花。他俩的夫妻关系在孙家湾村堪称模范，模范的表现在于相互理解和尊重。里里外外，两个人有商有量，只要其中一个人表了态的事，另一个人从不轻易否决，即便表态错了，经过协商，也由当事人本人去纠错，两个人永远给对方留着面子。死了争股香，活着争个脸嘛，男人女人都要脸。

孙家湾的人就佩服孙石泉。几十年过去了，他老婆从没有在人前人后贬过自己的男人。孙石泉是家中说话最算话的男人，同时又是最听老婆话的男人。奇怪吗？一点也不奇怪。

有一次，同村的好友半开玩笑说：“石泉兄弟，你怎么不再生个儿子？是你不行，还是老婆不行？”

孙石泉说：“我行，老婆也行。”

“那是你不想要儿子，还是弟妹她不想要？”

“我不想要儿子，桂兰也不想要儿子，好好培养女儿，一样。”

孙石泉讲得轻描淡写，那位好友觉得不可理解。他在孙石泉面前叹苦经：“我那娘们不知咋搞的，弄来弄去弄不出一个胯当里带把的，生了两个丫头，气死我了！这些日子，每天晚上累得

我够呛。借问兄弟，你每天晚上几次？”

孙石泉心中暗笑，但仍然平静地回答：“几次？保密，天机不可泄露。老兄，你知足吧，两个女儿够了，我国不缺人，缺的是人的素养，你老婆不是专门为你下蛋的鸡。”

“兄弟，什么是素养？”

“老兄，素养就是让你老婆带个环……哈哈哈。”

“呀呀，听不懂，什么玩不玩的，要老是吃素，没有一点荤的，哪来营养，晚上连老婆肚子都爬不上去，还玩什么呀，那不得玩完了。”

说着，俩人你捶我一拳，我捶你一拳，笑得前俯后仰。

美丽的青草湖，千万年前因地壳变迁而形成的堰塞湖，山清水秀，孕育了一代又一代子孙，在湖光山色之间，人们谈论着一个永恒的主题：男人女人传宗接代。却很少研究如何提高人的素养。

孙石泉和莫桂兰恐怕是上帝造就的有素养的人，他们懂得女人也需要尊重和培养。

孙胜男明白外婆重男轻女问题是长大以后的事，在她六岁离

开外婆之前，她不懂重男轻女问题，她只觉得外婆对她好，但对舅舅更好，而已。

孙胜男要上小学了，她必须回到父母身边。这两年，石泉和桂兰没有生个儿子，老太太很失望。她不舍得外孙女离开自己，但没法儿，听说孙家湾小学办得好，毕竟孙家湾是个二三百户人家的大村，莫家湾才三四十户人家，连个小学也办不起来，小孩子都得走几十里山地到邻村的学校去上学。

外孙女上学是件大事，也是令人高兴的事。外婆挖空心思想送一件礼物给外孙女，想了几天，终于确定下来：给外孙女做一只书包。两天以后，书包做成了，外婆特兴奋，她想在书包上绣上外孙女的名字。

一个人的姓名是他一辈子的一个符号，外孙女叫什么呢？不知道。她女儿女婿从来没有讲过为女儿取什么学名，平日里都叫她奶名“秋”，大概是立秋前后生的缘故。

姓名对外婆来说也是一个敏感的话题。外婆出生在清朝光绪末年，户籍簿上给取了个蛮好听的名字：“璐璐”，是美玉的意思。外婆家姓达，达姓很稀少，青草湖四周有大小八个村庄，没有姓达的，外婆是同一个县的外乡人。大光他爸是个手艺人，木匠，